

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”

蒋良善

原创

—

汤老夫子一部《牡丹亭》传奇，历经六百多年，依然年轻，依然靓丽，依然能够俘虏少男少女的心，人们津津乐道于“梦中情人”，体味着爱得死去活来，也咂摸着那一句句美得让人莫名其妙的佳句，好似品尝着余香满口的佳肴，却叫不出菜的名字。尤其那句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”，更是难倒了许多善猜诗谜的“社家”。

从来不看《百家讲坛》，倒不是认为百家争鸣得不够热闹，更不是认为自己比易中天还易中天，只以为他们也只是一家之言，未必就是作者肚子里的蛔虫，“子非鱼安知鱼之乐”？想要求得属于自己的真解，倒不如看原著去，嚼别人嚼过的馍，滋味总不是那么好！

有一天，浏览书店满架的书，偶然瞥见《于丹游园惊梦》，知道该是讲汤老夫子的《牡丹亭》，出于对戏曲割舍不断的“痼疾”，忍不住随手一翻，这一翻就翻到了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，摇漾春如线”，于才女解释这句时说：“难懂吧？上世纪八十年代都读过朦胧诗，汤显祖在这里写的就是朦胧诗。春天如丝一样摇漾着吹来啦。”固然，这句唱词透着梦境的朦胧美，也难怪，人家杜丽娘被暖风熏得如痴如醉，快要入梦了嘛，自然看一切都是那么的具有诗意。

但是，“袅晴丝”总在眼前摇摇漾漾，闪闪亮亮，仿佛老相识一般。蓦地把我也牵引到了似真似幻的境界——对了，那是童年在乡间，春天，大野芳菲，面朝黄土的男男女女一个个忙忙碌碌，油菜哗哗啦啦地爆，小麦一个劲地摇，最热闹的是红花草地里，那紫亮紫亮的紫云英早已消褪了云霞一般的艳丽，换作了乌黑的籽，无数双月牙眼似地点缀在黄绿中，更有高出一头的蒲公英，顶着一头的白发，忽然间一阵风吹来，放飞了一群“小伞兵”，伴随着“小伞兵”飞扬的就是一缕缕摇漾的丝。这丝轻舞飞扬，在太阳下闪着亮光，自由自在地到处张扬，从田野飞到庭院，挂在树梢，偶尔和人们开个玩笑，突

破眼睫毛的防线，撞进人们的眼帘，把人们的眼睛闹得红红的，泪流满面。这丝在雨天是绝对不会这么张扬的。那杜丽娘正嘀咕“一生爱好是天然”，发愁不能够“生生死死随人愿”，猛然间看见这软绵绵荡悠悠自自在在的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”，能不羡慕得“醉软”吗？所以春天在她眼里也“摇漾”如这晴丝（情丝）一般，软绵绵的。一切都是软绵绵的，连人都软绵绵的了，不管是春天袭人的暖风，还是“良辰美景”无奈天意的催促离去后的失望，都是一个娇弱之躯难以抵挡得住的，于是，入梦就是避免不了的了。

或许诸君对于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”的此解忍无可忍，但也不妨容小子留此一说，盖因昔日苏轼曾想当然地将王安石的“枝头叫”的“明月”、“卧花心”的“黄犬”赶到“枝头”上“挂”起来，赶到“街心”里去挡道儿，结果苏大学士落了个贻笑大方。

权且作为“百家”之外的另一家吧。